

外婆的山翠湾

□吴鸿芬

每天陪儿子练琴闲暇等待的那两个小时，最容易引发我的便是神游那片不羁的天空，无拘无束的童年仿佛就在眼前。而我的童年与已故十多年的外婆紧密关联。

外婆家在山翠湾，那真是地如其名，不用远眺，那连绵不绝的青山就扑面而来，携着春风，夏花，秋叶，冬雪，陪伴我走过七彩童年。

是岁月模糊了记忆，还是流水带走了痕迹，那山中日月长的些许快乐完全不记得了，留在脑海里的唯有那个漂亮的、红漆绘就的、何仙姑花篮一样的小菜篮和用它跟外婆过家家的细节。三四岁的我是完全分不清哪畦菜地是你家的，哪方鱼塘是我家的，随意而去，随意而至。那纯朴的父老乡亲，谁会在乎你是否掰了他一棵玉米，摘了他一枝桃子。我常常拿着别人家的东西回来对外婆说：“我出客回来了。”外婆总是一边拧着我的大鼻子，一边去跟别人道歉。那些胜利的果实总是在对方笑意盈盈的善意中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外婆家的房子是泥瓦房，黄泥墙与田里黑泥不同气息的黄泥味道是干燥、呛鼻、粉尘满天的感觉。房屋里面是木头拼接成的方格房间，我们用炭在木壁上画画、记账。头顶是瓦片，稍大一点的风吹过，就有夜听松涛哗啦啦的声响。小门外不远处有一条不知疲倦，彻夜横流的小河。到外婆家门口刚好形成一个横截面，有点堤坝的形象，梅雨时节或台风季节，水流量猛增。无眠的夜晚，我细数风吹过的次数，外婆打呼噜的规律数，小河流水最

响的间隔数……

外婆是文盲，村里没有人养过兔子，无处借鉴经验。当时的农村也没有现在的文化礼堂，农家书屋，学也无处着手。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给小兔子拔草上，希望它像我一样快快长大。但我从来没有等到过兔子长大，总有什么我不知名的东西夺走它们幼小的生命。每次在我哭得昏天暗地的时候，外婆总是背过身去抹抹眼睛，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饲养。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回到外婆家，仍然不敢到那小河水里去，多少有些担心和害怕，缘于一次小小经历。记得有一回隔壁邻居盖房子，外婆叫我去要点刨花，用作炉灶的生火源。那个师傅很客气，说娃子，你自己拿。我很开心，小手伸到他那台架下就抓。也许是他忘记了告诉我刨花下面有斧头，也许是他认为我会从远一点的地方开始抓，总之我一伸手，就被锋利的斧头给割伤了。当时却傻傻地不敢哭出来，还继续抓刨花，送给外婆后，才跑到小河水里，把流着血的手指伸到冰冷的水里，看着流水一点点地把我的血吸走，直到手指冻僵了，也不再出血了，才敢回家。外婆已经急坏了，刨花上有血啊，看到时急忙检查我的手，我已经冻得不会说话了。外婆抖抖嗦嗦着，半天也不能撕下火柴盒上的那层止血膜，只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脏兮兮的纸币，撕下一角来包扎我那因为暖和又重新流血的伤口。

外婆的山翠湾是我记忆最充盈的地方，是我心跳最茂盛的地方。

远去的古窑

□张虎勇

不久前，高中同学聚会选在了王户口山庄。这是个陶艺特色村，早些年没去成，这次到现场转了一圈，感触很深。站在古窑址前，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穿越到了少年时光。

我的老家也曾有一座窑口，小时候经常去那里蹭温暖。冬天是开炉烧窑的黄金时间，在窑门口的广场上，堆满了大人从山上砍下来的松枝枯树。这些“弹药”足以支撑一个季节的“战斗”。

烧窑也分几个工序。高温锻烧，是阴干泥坯入窑后的第一道工序。每过段时间，烧窑人就要向窑里添一次柴火，窑门打开当下，炉膛里的火苗呼呼作响，火舌长长的，疯狂地向外扑来，一副生无可恋的穷凶极恶的样子。窑火扫荡处也为我们留下了遗产，躲在通往砖窑的甬道上，温暖不请自来。这可是我们一帮孩子的小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这个可以有。

有段时间，我们正在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老师要求我们人人都会背。文章主人公张思德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们，他也是在烧窑的时候精神得到升华的。这样，我们也自然而然地把张思德当作了榜样。以后去砖窑，我们不再为了蹭热度，而是主动为烧窑人去搬柴禾。广场上积着厚厚的雪，踩在雪地上簌簌的，身后落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这也成了我们进步的台阶。

放水是第二道重要工序，大人在

窑顶上放了大号的水桶，约摸可以装两吨的水量，左右各一只。大人用一根导管把水从桶底的留口处引出来，往窑里走水，有时在过顶处灌，有时又在边沿处灌。据说窑壁上开有若干个落水孔，以达到均分的效果。水进入窑腔内，高温压迫下，液体立马化身为水汽，在里面左冲右突弥漫开来，这大概与打铁是一样的，至于是否也叫淬火，我不得而知，但我确乎看到了放水降温的这道工序了。

冷窑有期，就到了最后出窑的工序了。这是生米煮熟饭的关键环节。听老师经常说一句话：“钧窑无双，窑变无对。”彼时其中道理还似懂非懂，但大致也能悟出独一无二的意思。不过那说的是瓷器，尤其指向钧窑。这种土窑，烧的只是砖瓦这类简单的建筑材料，对出窑的产品模样没有太多讲究，只要质量符合造房要求就行了。不过，经过烈火淬炼后每件终端产品确实并无二致，窑变成了妖变。这与人生道理是如此契合。社会大熔炉造就的也是各有千秋的人生模样。但愿窑变后不要变成了人妖，人性一旦变异，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后果很严重。

“老张，喝酒去。”同学的呼唤，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古窑虽然已经远去，传统精神不应随古老行业传承的断裂而归于消失。王户口村的做法，是继承传统路上的一抹亮光，让人甚是欣慰。

印象流水

(组诗)

□王静

纸祭

漫山竹林唱着缓而沉沉的歌
女人们昼夜打浆，男人们扛来一捆捆竹下山，在桃源乡，最鲜亮的是汗水浸透下女人的脸庞和男人的臂膀
窄竹条在水池里发酵，机器轰鸣轮转石头的阻击下，破港河水左奔右突
闯出一条混浊的路
机器里吐出祭奠先人的纸啊，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念与哀伤，
随着破港河水流向
四面八方

香樟树下

樟树叶摇动香气，花籽
从空旷中落下
风从田野过，一群手捧
星火的人从四面八方汇聚
光从时间的裂缝中照入
一张张年轻光洁的脸，莹莹
在他们的眼睛里，可以看见
清澈的河水、瓦蓝的天
其实他们都被时间的磨刀石磨砺

大雨忽至，仍有离地三尺的轻盈
在香樟树下萦绕

春天遗落的地方

流水忘记的季节里
女娲把春天遗落，在这里
泥土有着更原浆的底色
和粗砺质地，山和水以无铅华的面目示人。相山的云雾蒸腾，
热烈呼唤，
一群归人

凝望

在谿源村等你，像一只蝴蝶
等待另一只蝴蝶飞来，等大樟树
叶子落尽，千年的光阴
盛放在乌有碗里，沙漏
数不清自己的影子
香樟花年年盛放，香樟籽
岁岁落雨，而我依旧
在谿源村的樟树下，等你

圆月之殇

无法修补的时间缺口，盛满泪
与伤痕，用余生去忏悔
也赎不回十五的月亮，不如浪迹
天涯之悬，持剑守护峭壁上的
那棵灵芝

选择

我想在时光之瓮里抓取
许多东西，但最终发现
我抓牢了手中的一支笔
便无法握住其他的东西

◎丹青



作者介绍：刘彦勇，女，著名画家，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浙江工商大学教授